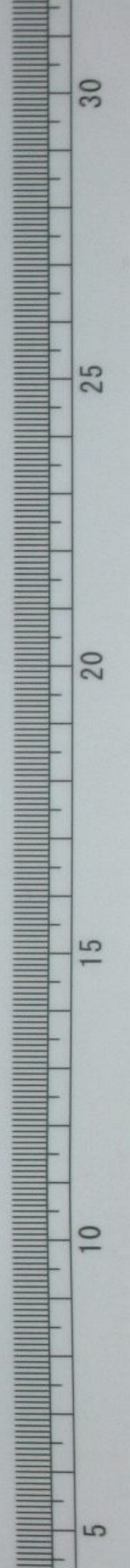


四書

冬

イ 13
860
4



473
860
4

孟子卷之七

天正十五年二月

朱熹集註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 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
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負師
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
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
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負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管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大族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

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

王之道也聞去仁心愛人之心

入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麩為犧牲麩死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

不能以自行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

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雝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

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

矩準繩以為方貞平直不可

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

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

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

政而仁覆天下矣勝平準所以為平繩

所以為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

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

可謂智乎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

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眾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朝音。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為亂。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引以責其君。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衛反泄。詩大雅版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泄泄猶沓沓也。

沓徒合反。水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毀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
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極其
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
陳善道以禁閑君之邪心唯恐其君
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
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
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
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
言為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
之政而君臣又
當各任其責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

聖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前
篇規矩盡所以為方員之理
猶聖人盡所以為入之道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
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
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

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

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
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
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
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
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

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

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厲暗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
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
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
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此之謂也

之世而孟子引之文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

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

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

體言必死也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

醉而強酒

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

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

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

反其敬

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已慈我之仁未至也知敬放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

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詩云求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即前篇之亦承上章而言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

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

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恒胡登反

順常也。雖常言而未必知其言之有順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爲是。故也。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夾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爲患甚

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弘興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政此類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今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

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為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放皆若效大國之所為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

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

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蓋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及為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寬其作為如何方有益耳。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

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

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

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稷音灌夫音扶

好去 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聲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

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殷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爵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

也。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

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

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

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為衆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

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

五夫二

云誰能執執逆不以濯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逆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

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

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

國敗家之有菑與災同 樂音洛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

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

可以濯我足浪音滄浪水名 纓冠糸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

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

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

伐而後人伐之夫音扶 所謂自取之者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

孽不可活此之謂也解見前篇 此章言

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菑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

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

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

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
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
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惡去

聲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民之
所惡則勿施於民是錯所謂人情
莫不欲富二主厚之而不傷人情莫
不欲安二主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
欲逸二主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
之走壙也走音

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
此以其所欲之在平此也

故為淵毆魚者獺也為叢毆

爵者鷓也為湯武毆民者桀

與紂也為去聲毆與驅同獺音
關爵與雀同鷓諸延反

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鷓
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

欲在彼而所
畏在此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
侯皆為之毆矣雖欲無王不

可得已好為王
皆去聲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

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

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

以陷於死亡王去
聲

艾草名所以灸者孰久益善夫病已
深而欲求執久之艾固難卒辨疾首
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
益深疾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詩云其何能淑載是旨及溺此
之謂也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
載則也音相也言今之所
為其何能善則相引
以陷於亂亡而已

五夫二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為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自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不欲之邪曲。故曰正路。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令上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

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以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爾通古字。通用易去。

聲長。親長在人為甚。適親之長之在上聲。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客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有道不信於友。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友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
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為善之
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以
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
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
其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
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
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

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

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

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授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

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

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

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

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

養老者

辟去聲也西伯即文王也紂

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善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廢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

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

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焉於虔反

二老伯夷太公也太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眾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宰。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

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

死

為夫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聲耳而夫子猶惡之况殺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免之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

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辟與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諸侯關同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曾中

正則眸子瞭焉曾中不正則

眸子眊焉

眸子音牟瞭音了眊音耄

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

其神在目故曾中正則神
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

哉焉於度反度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

度音搜先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

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

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

以聲音笑貌為哉惡平聲

惟忠不順言忠人之不順也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

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

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

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

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與平聲

音淳于姓影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

何也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

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拯之非若稱一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也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矣也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

何也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

勢孟子曰

勢不行也教者必以

勢孟子曰

勢孟子曰

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及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

父子相夷則惡矣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字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心已失。父之於子也。如何。曰。常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孟子曰事孰為大親為大

事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

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

未之聞也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為孝矣

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

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

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

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

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

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也

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

養去聲復扶又反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督名燕曾子

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

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

國定矣。

適音調。間去聲。

趙氏曰。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

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間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聽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已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

金之毀

虞度也。曰氏曰。行不足。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未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未全之毀。言毀與之。言未必皆實。彼也。者。不可以是。遽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

責耳矣。

易去。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

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敬於後。非以為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為而言之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

師。

好去。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已。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為入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王。離字。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

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

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昔

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

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

然後求見長者乎。

長者。前。容舍也。王離。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子孟子始以此責之。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

於子敖。來徒鋪啜也。我不意

子學古之道。而以鋪啜也。

鋪。博。子之罪人也。

博。鋪。子之罪人也。

博。鋪。子之罪人也。

博。鋪。子之罪人也。

孤反嘜 徒祖也。鋪食也。嘜飲也。言其
身悅反 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
其罪。而
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

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
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
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
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
以為猶告也 為無之
為去聲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
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
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
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
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
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
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太舜
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
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
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
用至廣而其實不起於事親從兄之
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
有子以孝第為為不
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

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

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

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

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樂斯樂
則之樂

音浴惡 勦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
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

矣節文謂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
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
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
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
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
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
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
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文之密而樂

之，履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

子。言舜視天下之歸已如算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為舉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論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末如有違尤人所難也。為入蓋泛言。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

之謂大孝。

底之爾反。

設自瞽瞍父子各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頂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

謂不格於茲亦危若此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為父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子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此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其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孟子卷之七

孟子卷之八

朱熹集註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
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
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
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
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
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
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

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
國謂舜為天下

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
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也

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其和合符節，言其同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

輿濟人於溱洧。

乘，去聲。溱，音臻。洧，音美。反。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之而渡之。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卒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

梁成，民未病涉也。

杠，音江。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輿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

月也。周十一月夏，十月也。夏今日十月，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澇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

得人人而濟之。

辟，與關同。焉，於虔反。

辟，辟除也。如周禮閭人為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為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眾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

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人多，日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堂中言：治世以天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

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

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

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

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

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君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士芥則踐踏之。而已矣。軌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

可為服矣

為去聲下

儀禮曰。以道去

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

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

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

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

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禮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

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

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

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

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欒盈也。潘興嗣曰。孟子告齊王之

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湯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之于臣。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美且切此。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

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

可以從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

莫不義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心此章直戒人君

義亦小異耳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

義大人弗為

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為是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

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

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

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

以寸樂音浴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潤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繩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

可以有為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為無所不為者並能有所為耶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

後患何此亦有上為而言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已猶大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

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行去聲

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行去聲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養生固當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親全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有後日之悔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造七造，詣也。造詣之到反，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此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己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若急道求之，則是私己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闢靡也。欲其融會貫通，省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

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造七造，詣也。造詣之到反，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此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己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若急道求之，則是私己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闢靡也。欲其融會貫通，省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

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

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

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

之有也王去聲服人者欲以取勝於

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

之實蔽賢者當之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

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亟去聲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

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

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舍放皆上聲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

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

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

本不已而漸進以至于海如人有實

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乎極也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

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

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澮古外反澮下

各反聞去聲

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澮乾也如人

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

聞谷與言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

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

躓等于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

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

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問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

獸者。幾希。庶民之君子存

之。幾希也。庶民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

正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物事物也。明。聖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則行義行非行仁

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敬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

言。惡好皆。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湯執中。立賢無方。執。謂守而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而讀為如。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未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兢兢之心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言。惡好皆。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湯執中。立賢無方。執。謂守而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而讀為如。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未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兢兢之心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言。惡好皆。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湯執中。立賢無方。執。謂守而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而讀為如。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未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兢兢之心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言。惡好皆。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湯執中。立賢無方。執。謂守而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而讀為如。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未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兢兢之心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言。惡好皆。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湯執中。立賢無方。執。謂守而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而讀為如。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未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兢兢之心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叙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上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成而亦非也聖人亦無一不盛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

一也 乘去聲檮乘義未詳趙氏以為音逃杌音元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囚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古者別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子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法○此又承上章歷叙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

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二十一年亦為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絕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寔微故五世而斬

子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

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季氏以

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五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子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有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

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

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則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乘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

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

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

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

云爾惡得無罪

逢薄江反惡平聲

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眾也羿善射實夏自立後為家眾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

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

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已。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今不害已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子血子二。使尹知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放之。則心無途蒙之禍。然堯羿箕箒之賊。蒙方逆傷。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其害其事皆無足論者。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汚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

祀上帝

齊月側皆反

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平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此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

則智亦大矣

惡為皆天下之理夫聲本皆利順

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迹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

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丹、大夫、右師、王驩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簡略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朝音，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准、其、祭、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以信存心，以義存心，以禮存心。存於心而不忘也。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此仁禮之施。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恒，胡登反。此仁禮之驗。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去。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放此。

聲下。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

忠者盡心之謂我必不忠也心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
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
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
獸又何難焉

難去聲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
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
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
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
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
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
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

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

君子不患矣

夫音扶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

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前篇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

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

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食音嗣樂音洽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

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

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由與同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
斷已責而救之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及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

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

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

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

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

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

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

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

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

乎

好養從皆去聲狼忿戾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夫音扶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則害天性之恩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聲屏必井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及養去聲 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

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眾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

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與去 武城魯邑名盍與聲 何不也左右曾

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

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之意所以不去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克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
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
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
則皆能為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
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
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
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

○儲子曰王使人問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古

堯儲子齊人也。瞽瞍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厭食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厭食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瞶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厭食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

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
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
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施音燔施
施如字

施音逆
又音異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
也厭食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
行不使良人知也墻家也願望也
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
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
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子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
皆若此人耳使與妻妾見之不羞而
位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
言今之求富貴者皆日以枉曲之道昏
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
於白且與斯人何以異哉

孟子卷之八

孟子卷之九

朱熹集註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
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

怨慕也

號平聲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闕下謂
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
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
已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
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
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
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
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

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愬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惡去聲，夫音扶，愬音八反，共平聲。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愬，無怨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死，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昏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

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為去聲

帝堯也。史記云：一，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一，年成邑，二，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昏，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

父母可以解憂孟子
子真知舜之心哉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
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
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
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
於大舜見之矣少好皆
去聲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爲能
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詞戰國
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
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
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
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
所欲爲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
爲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
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
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

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
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
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直對

類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如此
反 詩之言也對離怨也舜父頑母嚚常
欲害舜生則不聽其取於是廢
人之大倫以離怨於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
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
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
得妻也妻去
聲 以女爲入妻曰妻
程子曰堯妻舜而

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
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
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
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

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
朕弼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
入舜官舜在牀琴象曰鬱陶
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
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
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
象喜亦喜家喜亦喜

張都禮反

忸怩六反忸

完治也捐去也階梯音尼與平聲也揜蓋也按史記曰

使舜上塗廩鼓腹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穀自腹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威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已功也于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張都禮反也張瑀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

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已妻也象性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子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見其憂則喜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辯也程子曰象憂亦喜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
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
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
命曰始舍之圍圉焉少則洋
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
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

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
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
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
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
喜之奚偽焉

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罔罔困而未緝之貌。洋洋則稍縱矣。彼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無。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云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

而或者謂以爲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庫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庠音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

周相與為黨二苗國名負周不服殺其君也。厥誅也。鯀禹父名。命地族。涓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庫。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阜亭。卽有庫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庫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寤然謂留蓄其怒也。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庫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爲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庫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

來謂來朝觀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朝。而以政事接見有庫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

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
 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
 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
 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
 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
 二天子矣

朝音潮岌 威丘蒙 子孟子 魚及反 弟子也 語者 古語也 威是頹重感不自安也 岌岌不安 之貌也 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 齊 東齊國之東鄙也 子孟子言堯但老不 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 堯在時舜 未嘗即天子位 堯何由北面而朝乎 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 堯典 虞 書 篇名 今此 文乃見於舜典 蓋古書 二篇或合為一耳 言舜攝位二十 年而堯死也 徂升也 落降也 人死則 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 湯 止也 密靜也 八音金石絲 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

威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

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
 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
 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
 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
 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
 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
 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
 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
 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
 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為君使北面而朝也 詩小雅北山之篇也 普備也 率循也 此詩今毛氏序云 役使不均已勞於 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其詩下文

亦云大夫不為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信天下皆王臣何為獨被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已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之周之民真無遺極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養去言鼓胃豐既為天子之

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

子也

見音現齊書大禹謨篇也祗側皆反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成丘蒙之說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

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諄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巳矣

行去聲

行之於身謂之

之事言但因其行之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行措諸天下謂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暴步卜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示之舜為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

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夫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謂

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也則天與之可知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

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朝音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

中可藏處也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

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
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
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
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
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
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
命也之相之相去聲堯舜之子皆
相去之相如字不肖而舜禹
之爲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反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爲而自爲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

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

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

有天下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志如

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

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

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

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

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

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

亳相王皆去此承上文言伊尹不
聲艾音义有天下之事趙氏曰

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文滄也說文云文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可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

割烹要湯有諸

要平聲下同

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乎世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自是姐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音樂

洛華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以道義而不苟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賢豈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

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器五高反又戶駱反

自得之貌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

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

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

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

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

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謂說響慕之而已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

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

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

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夫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介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

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

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

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

救民

推吐回反內書曰管先正保衛音納說音稅作我先王曰予弗

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嗟予之辜孟子之

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

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況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行去聲

辱已甚於在已。正天下難於正人。在伊尹以割烹要湯，底已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進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

聞以割烹也。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

是要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官，朕

載自亳。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

牧官作鳴條造載自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

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

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

者為之也。癰於容反。疽七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

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

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

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

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

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

是無義無命也 雖如字 又音雋

顏雋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淵。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要平聲

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應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雖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厄難。然猶擇所主。况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雖疽侍人之事乎。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

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癘

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人所主者。其人可知。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

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

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

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

食音嗣。好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去聲。下同。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因以于秦。穆公也。

百里奚。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

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

以伐虢。官之奇諫。百里奚不

諫 屈求勿反 乘去聲

虞辨皆國名垂棘之壁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魏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先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勿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于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

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相去聲

自好者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不計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過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為之如百里奚為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受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手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度聖賢也

孟子卷之九

孟子卷之十

朱熹集註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
 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
 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
 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
 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
 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
 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
 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
 夫有立志

治去聲下同橫
 去聲朝音潮

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
 有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
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
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
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
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
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
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與音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
預 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
無不可使之民
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
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
不怨阨窮而不憚與鄉人處

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
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
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
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
也餘見前篇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
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
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
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

孔子也 漸先
歷反

接猶承也。漸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
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
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
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
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
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躡

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之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忠在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

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眾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籥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猶知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眾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持為眾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訥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鑄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闕而後擊時磬以收其韻宜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脈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眾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智譬言則巧也聖譬言則力也

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 去 聲

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眾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

也如之何錡 魚 北宮姓錡名 錡反 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

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

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惡 去 聲 去

上 當時諸侯兼弁借竊故惡之 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

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

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

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

凡六等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

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

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

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

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八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土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

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二，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一萬四千畝。可食一千一百六十八人。卿田一千四百畝。可食一百六十八人。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一，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一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

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食音嗣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為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子車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撥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解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挾者兼有而特之之辭。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子孟獻子。魚目之賢大夫仲孫。

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及為獻子之所賤矣。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費音秘。般音班。

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士人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人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其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

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人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官也。堯舍舜於副官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

下。謂之尊。尊賢貴貴尊賢其義

一也。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

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讎。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讎。此堯舜所以為入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

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入便以為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不精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愛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為不恭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此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

之矣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間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

飛鳳其餽餽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化鳥燕豚之類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閱不畏死凡民罔不識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

與平

聲誥書作禦止也止入而殺之且奪

處也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閱作敗無凡民二字誥然也言殺入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閱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死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

商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季子氏以為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思意其直為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

賜乎

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命而盡誅之

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其取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自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况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會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所獲之多也也二說未知孰是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

三年淹也

與平聲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

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奚獵較也。禹章間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節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夫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前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

軌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挑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間餽而不知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為之說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

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

有時乎為養

為養並去聲下同

仕本為行道而亦有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為祿仕者如取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井自而欲資其餽養者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

乎抱關擊柝

惡平聲柝音託

檟夜行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
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
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庸稱為所
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
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
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
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
茁壯長而已矣

委為鳥偽反會公
外反當丁浪反

乘去聲苗阻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
謂反長上聲也委吏令工委積之吏也
乘由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苗肥貌也
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
者所謂為貧而仕官
卑祿薄而職庸稱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
本朝而道不行耻也

朝音

以出仕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
為耻則非竊祿之官此為貧者之所
以必難尊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
曰言為貧者不可以罪貧也

欲以
行道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
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
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
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
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士
無爵士不得此諸侯不
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
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
於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
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
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

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役，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音杓使，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未也，去聲。標，麾也，數以君命來，賜當拜。

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未後復來，餽時廢，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役，言不以入禮待已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况又不能養乎。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

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女下字 夫聲

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

侯禮也。質與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鵝。猶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質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

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並為

去聲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

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

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

友于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
可得也而況可召與亟乘皆
去聲召

與之與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
平聲 之以明不可召之意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

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

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

取非其招不往也喪息 說見
浪反 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

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

旌皮冠也 獵之冠也 事見春秋傳 然
則皮冠者 虞人之所有事也 故以

是 旂之庶人 未仕之臣 通帛曰旂 士
謂已仕者 交龍為旂 旂羽而注於旂
于之首

曰旂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

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

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

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而召之是
不賢人之招也

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
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

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

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

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

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夫音扶底詩 詩小雅太東之篇底與
作砥之履反 砥同礪石也 言其平也
矢言其直也 視視以為法也 引

此以說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

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

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

也與平孔子力仕而任職者以其官召之

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更令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

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

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

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已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

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

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

也是尚友也前上同言進而論其世也頌誦通論其世

論其常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而不可以不知其為入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為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

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

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

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

有大過則諫及覆之而不聽

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可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
不以正對孟子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
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
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置異姓之卿太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身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孟子卷之十終

孟子卷之十一

朱熹集註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柷

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

柳為柷棬柷音栳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

杞柳柷柳柷棬屈木所為若巨曲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

以為柷棬乎將戕賊杞柳而

後以為柷棬也如將戕賊杞

柳而以為柷棬則亦將戕賊

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

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哉

牆與平聲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因于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

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

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

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他端反

湍波流潔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

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

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

無有不下多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顴

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

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

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音夫

扶搏補搏擊也躍跳也顴額也水之過各反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

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生指人物

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

是性者略相以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

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

白雪之白白雲之白猶白玉

之白與曰然與平聲白之謂百猶

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

性猶人之性與孟子又言若果

入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膠戾紛紜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

折之其義精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

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告子以人

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其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在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

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

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

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上聲下

同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

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

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

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與平聲。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下同。或有關文焉。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

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

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

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

之外也。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者。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者

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

則者。炙亦有外與。者與啻同。言夫音扶。長

之者。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困窮。而不得其正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

謂義內也。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所敬之人

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

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

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

外。非由內也。長上。伯長也。酌。酌酒聲也。此皆季子問

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

子曰敬叔父乎敬弟子彼將

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

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

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

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

須之敬在鄉人

惡平尸祭祀所

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

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

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

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亦

上章者與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昭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

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

之說蓋如此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

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

厲興則民好暴

好去此即湍水聲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

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

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

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

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一
文則微子此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平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

善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

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夫

扶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

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

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

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

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

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

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

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

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

也 惡太聲鑠式灼反恭者敬之發於舍上聲徒音師外者也敬者恭

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

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

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

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

德好太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蒸

聲衆也物事也賦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二說皆不辨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說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

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汲汲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

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

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

也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

今夫麩麥播種而耰之其地

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

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

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

事之不齊也夫音伏麩音年耰音大音成耰音種也日至之時謂富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

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

類者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履我

知其不為費也履之相似天

下之足同也賈音貴艸器也不知

為之履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費也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

得我口之所者也如使口

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

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

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

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

之口相似也者與嗜易牙古之知同下同味者言易牙

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

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師曠

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

不知其姣也姣古子都古之美

者無目者也卯反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

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

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

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

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

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

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然猶

可也。艸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有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果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藥五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削反。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

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眾，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萌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艸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且且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且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且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

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好惡並本

聲枯工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善反義之心也平且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槁穢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猶必有所生長故平且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且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枯亡之如山本既伐猶有萌蘗而生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浸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且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

其養無物不消

長上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

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舍音捨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與平聲失本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

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且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日晝之間不至稍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且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且熟玩而深省之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

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

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

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去易

聲暴步上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好猶反見音現。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誦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弈其一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為是，奕圍棋也。數之為太，聲若與之與平聲。技也，致極也。奕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人主

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近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蹠，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止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舍上魚與熊掌皆美味。聲而熊掌尤美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

所不辟也

惡辟皆空釋所以舍生聲下同取義之意得

得生也欲生惡心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

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

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

可辟患者何不為也

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

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

由其必有秉彜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

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

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

耳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溺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

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

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

乞人不屑也

食音嗣噉呼故反蹴子六反

豆。木器也。噉。啣。啣之貌。行

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

踏也。乞人。鬻乞之人也。不

屑。不以爲潔也。言雖欲食

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

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
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
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
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
與為去聲
與平聲

萬鍾於我何加焉於我身無所
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
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
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
人所以蔽之由也此三者蓋理
義之心雖曰二國一有而物欲之
蔽亦人所不能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
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
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
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

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
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鄉為並去聲為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
之為並如字失此生外為甚輕鄉為
身死猶不肯受辱蹴之食今乃為此
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
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
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
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
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
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

也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
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
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
人心則可以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
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
宜識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
來必由之道而
不可須臾舍矣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

知求哀哉舍上哀哉二字最宜詳味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

心而不知求程子曰心至重雞犬

至輕雞犬放則知求

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

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

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

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

已矣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

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

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

不然而則昏昧放逸雖日從事放學而

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

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

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

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

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

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

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

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

為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同無

為本聲名

指手之第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

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

也惡去不知類言其不

聲知輕重之等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

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

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

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

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

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
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
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
矣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
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察
其輕重
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
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
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賤而
小者

今有場師舍其梧櫝養其棘
棘則為賤場師焉舍上聲櫝音
價櫝音貳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
知也則為狼疾人也狼善顧
則不能故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
養小以失大也為去聲飲食之人專
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
豈適為尺寸之膚哉此言若使
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
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
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
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
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

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
體為小人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
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

以爲失有背之喻

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
 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
 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
 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
 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
 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
 而已矣

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
 司視各有其職而不能思
 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
 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
 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
 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
 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
 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
 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存以立之
 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
 矣此所以為大人也然此天之所以
 本多作此而趙註亦以此方釋之
 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
 是但作此字於此為短故且從今本

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
 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身之微大
 倉稊米參為三才惟心耳往古來今
 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
 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為厥心病
 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
 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
 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
 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洛天爵者德義可
 尊自然之貴也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
 之脩其天爵以為吾分之所當然者耳
 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
 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
 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要音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邀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人之所貴。位加已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去聞

聲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繡。美黻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其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復助於不仁者也。

亦終必亡而已矣。言此人心亦且自息於為仁。終必并與其所為而亡之。○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諸已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

也苟為不熟不如莠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莠音蹄稗音賣反夫

青莠稗州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扶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莠稗之孰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數學者亦必志於數數古候反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數弓滿也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

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况聖人之道乎

孟子卷之十一

孟子卷之十二

朱熹集註

告子章句下凡十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平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任人復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

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迎去聲屋廬子不

能對明日之鄰以告孟子孟子子曰於答是也何有於如何字

不難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揣初本謂下委反未謂上

方寸之木至卑踰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踰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

一輿羽之謂哉

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踰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踰食色有重於禮者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

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

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

重

翅與帝同占字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奪之

食則得食不紵則不得食則

將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樓其

處子則得妻不樓則不得妻

則將樓之乎

紵音軫紵庚也樓聲樓音婁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太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月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鑿之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

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

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已

如何則可曹文問也。食粟而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

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雞

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

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鳥獲

之任是亦為鳥獲而已矣夫

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

勝平四字本作匹。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鴛是也。鳥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

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

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

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

音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

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

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

而已矣之行之行言為善為惡皆並去聲在我而已謹曹

交之問淺陋麤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

兩節云

曰交得見於鄰君可以假館

願畱而受業於門見音假館而後受業

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

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
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

餘師夫音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

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廢之教誨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

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

之曰怨弁音高子齊人也。小弁。小

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傳。為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

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

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

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

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

高叟之為詩也。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

固。謂執帶不通也。屬猶治也。越。蠻夷國。各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子作此以自責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

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

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

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

不可磯亦不孝也。磯音磯。水激石也。不

可磯言微激
之而遽怒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

慕言舜猶怨慕不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

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愆也

○宋慳將之楚孟子遇於石

丘慳口宋姓慳名
莖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

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

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

有所遇焉說音時宋慳方欲見楚
稅王恐其不悅則將

見秦王也遇令也按莊子書有宋劍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
膽不念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

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

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

先生之號則不可徐氏曰能於
戰國擾攘之

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

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

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

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

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

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

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

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

也樂音洛下同先生以仁義說秦楚

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

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

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

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

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

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

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

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

必曰利王去此章言休兵息民為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

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

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

不報任平聲相趙氏曰季任任君之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

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

曰連得間矣屋廬子知孟子之處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

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為其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

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周

去聲下同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

與平聲子攝守君位故輕之耶

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

為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

季子不得之鄒諸子得之平

陸

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求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

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

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

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先後為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

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味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

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

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

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

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

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

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惡趨也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揚去聲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一聘之勤

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

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入歸之天命之

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

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
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
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
也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泄柳也
削地見侵奪也髮譏孟子雖不去
亦未必能
有為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
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
何可得與與平百里奚事
聲見前篇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
善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
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
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
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髮未

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

則髮必識之

華太公王豹衛人善謳
淇水名縣駒齊
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一人
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
化之皆善哭髮以此譏孟
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
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
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
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
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
所為眾人固不識也稅音脫為
肉為無之

為去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
聲齊人聞而懼於是男女樂道魯君
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君子
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日
郊如致膳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
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膳俎于大

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為肉有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為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膳肉徧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眾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豈冕之旌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

人也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人其

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倍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樓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音朝

朝辟與闢慶賞也蓋其地以賞之也摺同治去聲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樓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

述微之事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籜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軟所治及籜音欣好去聲

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脩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富有以待之不可勿志也土世祿而不世官志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

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籜鄰國凶荒不得閉籜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長上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

未有大於五霸者，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二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

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

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

所不識也。 滑釐，滑釐釐，慎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

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

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

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之禮。宗廟，典籍，祭之禮。宗廟，典籍，祭之禮。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

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

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

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公

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

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

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

益乎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

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

當道志於仁而已當道謂事命於理志以仁謂

心在於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

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

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

之是富桀也為去聲辟與闢同辟鄉與向同下皆同闢

也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

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

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

為之強戰是輔桀也約要節也與國和好相與之

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

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言必爭奪

而至於危亡也

○白圭曰吾欲一斗而取一

何如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苦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貉音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

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

無諸侯幣帛饗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扶夫音。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饗飧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

之何其可也。

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

君子乎。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

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

者大桀小桀也。

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

禹。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

之道也。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

以鄰國為壑。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

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

矣惡去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

木之災無異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惡平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

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

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喜其有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

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

否知去此二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丑問也

曰其為入也好善好去聲下同好

善足乎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

乎優有餘裕也言雖於天下尚有餘力也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

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音扶下同

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

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

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

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

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

國欲治可得乎訑音移訑訑言治太聲居其小智

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為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

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

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其目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

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

行也則去之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

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

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

去之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圃公仰視

蜚鴈而後去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

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

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

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

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

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

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

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

市說音舜耕歷山三十七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販

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百

里奚事見前篇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

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

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

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

不能曾與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增同舜以下是也空窳也乏絕

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鍊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

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

而後喻衡與恒常也猶言大率也橫同橫不順也作奮起也

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變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獨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人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

國外患者國恒亡拂與此言國同亦然也

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

樂也樂音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

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

而已矣多術言非一端屑勸諫也

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脩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孟子卷之十二

孟子卷之十三

朱熹集註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
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知其性則知天矣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捨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

立命也

孟子卷之十三

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賦不以人為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知天而不以殫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不能脩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

正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正命故君子脩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盡其道則

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也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未句未盡之意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舍上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與於性分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樂音目

誠實

也。言反諸身而所簡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和矣其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強上聲

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

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

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示者識之構言方

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誤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

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於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

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

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好去聲樂音言君當屈已以下賢浴亟去吏反士不枉道而求利二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

乎吾語子遊

句音鈞好宋姓句語皆去聲踐各遊

遊說也

人知之亦訾訾人不知亦訾

訾趙氏曰訾訾自一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以訾訾矣曰尊

德樂義則可以訾訾矣

樂音裕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力離

知聖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反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

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不失失望言人素望其與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

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

身達則兼善天下

見音見謂名實之顯

著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夫音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

欲音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欲然不坎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

殺者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

雖勞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

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入驩虞必有達道于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此所謂皞皞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夫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

之哉扶夫音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讓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紛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

入人深也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

聞謂有仁之實而為眾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謂政

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

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得民財者

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

者其良能也不慮而知者

其良知也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

乃出於天不假於人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

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長上聲孩提二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下同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

之天下也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

者所以為仁義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

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
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
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
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
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
感觸則其應其速而無所不通非
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
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
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
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於是
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
不可勝用矣故
曰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
者恒存乎厥疾

知太聲疾德慧
丑刃反者德
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疾猶及患也
言人必有疾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
其所不能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
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
庶子皆不得於
君親而常有疾疾者也達謂達於
於事理節所謂德慧術知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
君則為容悅者也

阿徇以為容
逢迎以為悅
此鄙夫之事
妾婦之道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
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
人之務悅其君者皆於此
而不
忘也

有大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
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
全盡天理乃天之民

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有亦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有大人者止已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心。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〇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

天下不與存焉。

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矣。

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二

樂也。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作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饒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其樂乎已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如何哉。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

存焉。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作而已。樂者可不勉哉。

〇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

之所樂不存焉。

樂音洛地闢民下同聚澤可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

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

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介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晬音粹見音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現盜烏浪反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晬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晬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已歸矣辟去聲下同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篇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

矣

衣去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聲。雞五。毋。雞。二。也。餘。見。前。篇。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

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

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

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

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

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狗也趙

氏曰善養老者教道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

歛民可使富也

易歛皆易治也去聲疇耕治

之田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

勝用也

勝音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

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

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

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為

有不仁者乎

焉於水火民之所急度反宜其愛之而反

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

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

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

者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

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眾之意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

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

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

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

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

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

徒也

蹠盜也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

善之間也

程子曰善與利之間者謂利也。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一矣。也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以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則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為拔之為去聲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利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

為之

放至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

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

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室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著則不中矣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

一而廢百也

惡為皆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害

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鬪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鬪而不知救之是亦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

矣已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

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

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

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

食不服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服擇而失其正理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

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

而動其心則過入遠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

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

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厄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食積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

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辟讀作譬。八尺曰仞。言鑿井而猶為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為半途而廢。自棄前功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

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

耳。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惡平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聲。身而不歸。知其非真。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稟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

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

于不順放太甲下桐民大悅

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口。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

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

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

也

與平。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為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

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

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

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

是 餐七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

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墊丁念反

墊齊主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者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

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

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

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

人之事備矣

惡平非仁非義之聲事雖小不為

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太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

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

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

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

其大者奚可哉

舍音捨中子陳食音嗣仲子也

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有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哉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

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皋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言皋陶之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與平挑應聲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音扶言皋陶之法有所惡平聲傳受非所設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挑應問也。

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敝音皮。

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躋音從音洛。

訖然樂而忘天下。欣同樂音洛。

躋音從音洛。欣同樂音洛。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

天下猶神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體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

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

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

與。夫音扶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與平聲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較

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張鄒皆云。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

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

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君見前篇尹氏曰睟然見於面蓋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呼去垤澤宋城門名也孟聲子又引此事為證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許六交接也畜養也反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詩曰承登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
○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甚之喪猶愈於已乎

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

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

孝弟而已矣

紵之紵戾也教之以忍反孝弟之道則彼

當自知兄之不可成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為去。陳氏曰：王子所生而不敢終喪，其傅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緇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

夫音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為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者耳。

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

五。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有如時雨化之者。時雨，及時之雨也。州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能力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也。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財與村，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艾音私，竊也。淑善也。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子之於陳亢，是也。

孟子亦曰：子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

有私淑艾者。

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子之於陳亢，是也。

淑諸人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

施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

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

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

也幾音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

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

其鼓率為去聲鼓音律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

而立能者從之引引弓也發發躍而出也因上文鼓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

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失然其

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

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

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

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非

可執高不可賤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

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殉如殉葬

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以道從人

妾婦之道○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

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更平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

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
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

二焉長上趙氏曰二謂挾實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

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

不薄也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也。此言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者

其進銳者其退速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已及入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所於物則不所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知者之知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為仁也博矣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歆而問無齒決是

此言禮之廢也。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歆而問無齒決是

之謂不知務

飯扶晚反三年之喪也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故飯大飯流歆長歆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入之所知徧能入之所能徒勞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于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且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孟子卷之十三

孟子卷之十四

朱熹集註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

也子第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二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是也。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及政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春杵也。或作函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地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

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

好去聲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二百兩

虎賁三千人兩去聲 賁音奔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于書序作百

王曰無喪寧爾也非敵百姓

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表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喪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已也

焉用戰焉於 度反 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

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止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加之何也已蓋下

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艸也

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

被袵衣鼓琴一女果若固有

之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袵之忍反果說文作裸烏果反

飯食也糗就精也茹亦食也袵畫衣也一女堯一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

○孟子曰吾令而後知殺人

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

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

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間去

言吾令而後知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一聞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

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之親入亦愛敬其親矣。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

禦暴非察非常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征稅出入之。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太半之稅。此以賦歛為暴也。文王之困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困為併國中。此以園囿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

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

妻子身不行道者以行也。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

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

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

見於色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及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

虛空虛言若無入然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賢

則禮義政事虛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天子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

君為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止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

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

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尊貴也。而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

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

稷

盛音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

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

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

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

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

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

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父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

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為人，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

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以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

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

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重子出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

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厄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貉音陌

趙氏曰貉姓。稽名。為衆口所訕。理賴也。今按漢書無稽方言亦訓賴。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衆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士。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

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殞厥

問文王也

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緜之篇也。悄悄憂貌。愠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殄絕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殄其愠怒亦不殞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有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

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

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太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察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

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

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

子之心矣。介音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為。間。少頃也。茅塞。茅艸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

聲。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追音堆。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追音禮。旋蠡是也。蠡者。蠶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蠡齒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

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

力與。與平。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

一車所駕也。城中之途。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在之。亦未可知。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

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

又。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

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
 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
 設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
 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
 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為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櫻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于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皆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

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

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
知仲尼是非命耶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推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昭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行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一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惡其為入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有諸已之謂信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

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和順積中

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大而化之之謂聖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

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

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樂正子之之中四之下也蓋在

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已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其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貧之淡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二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

矣墨氏務死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及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放豚之豕豚也豈闕也招謂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之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及仁之至義之盡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反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

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不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誠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屢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慶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讀為扶。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慶。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於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測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充滿也。穿。穿穴。踰。踰牆。皆為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踰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

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宜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

餽音黍

餽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餽。即此意也。便佞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踰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厥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踰之心。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為能充其無穿踰之心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施去聲

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舍音音捨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汙壞不假脩為聖之至也。反之者脩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者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及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于祿也言語必

信非以正行也

中為行
並去聲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
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
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而非有意
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
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
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矣此及之之
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
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
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
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
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
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
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

視其巍巍然

說音稅
藐音眇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
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一不
之則志意舒展
三言謂得盡也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

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

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

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

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

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

畏彼哉

榱楚危反般音盤榱榱
樂音浴乘去聲也題

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
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
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
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揚氏
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於人之短
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

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

者寡矣其為入也多欲雖有

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沉溺只在所向便是欲

○曾皙啜羊棗而曾子不忍

食羊棗

羊棗實小而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嘗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

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

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

所獨也講名不諱姓姓所同

也名所獨也

肉羴而切之為膾炙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

歸乎來吾黨之士在簡進取

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

之狂士

盍何不也在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

之必也在狽乎狂者進取狽

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

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

也

狽音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狽作狽有所不為者知恥自好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設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

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羊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

其慙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迹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問 萬章

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

也 嚶火交反 行去聲

嚶嚶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稱而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獧者之意狂有志者

也獧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居潔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慝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原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浚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踴躍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闒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行去聲 闒

其角反 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
闊音奄 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
 狂者曰何用如此。嚶嚶然行不掩其
 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耶。又譏狷者
 曰何必如此。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
 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
 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
 原之志也。闢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
 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
 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
 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
 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
 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
 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
 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
 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

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
 講曰

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
 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
 水之下流眾莫不然也汙濁也非
 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
 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
 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
 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
 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
 之艸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
 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
 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
 原不在不獲人皆以為善有似
 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
 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與起於善也。邪惡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惡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非明白無所向。立雖有邪。惡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

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也。或曰。卽仲虺也。為湯左相。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反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五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爾。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

乏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設自謂其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在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微。○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洛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康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賢貨焉。莫知所為。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孟子卷之十四終

元祿五壬申歲孟春吉日 梅花室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3861